

三维空间视域下解读《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性困境

石坤娴

大连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4日

摘要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 (1954~)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 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西语裔女作家之一, 奇卡纳文学代表人物。1984年发布其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 一举成名, 成为美国当代著名的成长经典。小说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 讲述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在物质贫穷、族裔身份认同困境、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下, 成长为一名独立、富足女性的故事。空间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城市社会学奠基人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系统提出的开创性理论。他的空间理论的核心“空间三一论”(spatial triad)包含“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该理论将物理空间、构想空间、体验空间相互联系起来, 使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多次提及“房子”、街道等空间问题, 凸显女主人公的生活困境。本文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 节选富有代表性的对话, 运用三维空间理论, 旨在分析《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因空间问题而产生的女性困境。研究发现: 空间实践代表的物理空间造成了女性物质层面的困境; 空间表征构想的族裔偏见和性别不平等造成了女性的精神、身体困境叠加; 表征空间代表着埃斯佩朗莎对自身生活的体验、感悟, 最终朝权利、资本构想的空间发出反叛与挑战, 呼吁建立拉美裔女性群体所向往的独立、自由且平等的空间。

关键词

空间, 女性困境, 《芒果街上的小屋》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Predicaments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s

Shenxian S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February 28, 2026; accepted: April 14, 2026; published: April 24, 2026

Abstract

Sandra Cisneros (b. 1954) is a Mexican-American writer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panic female author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She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hicana literature. In 1984, she published her masterpiece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which brought her instant fame and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classic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coming-of-age literature. The novel is set on Mango Street, a Latino immigrant community in Chicago, an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Esperanza, who grows into an independent and empowered woman amidst material poverty,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atriarchal oppression. Spatial theory is a groundbreaking theory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by the French philosopher and founder of urban sociology,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in his 1974 work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entral to his theory is the “spatial triad”, which consist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spatial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 This theory connects physical space, conceived space, and lived space, endowing space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and realistic dimension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frequently addresses issues of space, such as the “house” and the street, highlighting the predicaments in the protagonist’s life.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and by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 dialogu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female predicaments arising from spatial issues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hysical space represented by spatial practice creates material predicaments for women;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atriarchal oppression with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constitute bo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predicaments;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 embodies Esperanza’s rebellion and challenge against the space conceived by the dominant group, representing the independent, free, and equal space aspired to by Hispanic women.

Keywords

Space, Female Predicament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奇卡诺文学(Chicano), 通常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所创作的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墨西哥裔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专门称为奇卡纳文学(Chicana)。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少数族群长期受到压迫, 墨西哥裔女性不仅受到族裔身份折磨, 还受到墨西哥内部文化下性别不平等的两面夹击。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是奇卡纳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著名作品《芒果街上的小屋》描述了女孩埃斯佩朗莎在身份认同困扰和性别歧视下, 如何通过写作自我实现, 追求身份认同过上自由生活的人生历程。

在 1974 年,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1901~1991)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开创性理论。他空间理论的核心“空间三一论”(spatial triad)包含“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1]。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社会或社会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它自己的空间, 这个空间由上述三位一体构成, 三者之间是辩证的互动关系。

权力或者资本通过空间表征(规划、蓝图)来组织生产, 产生了具体的空间实践(房屋、街道等), 人们在空间实践中产生了情感、记忆和想象, 形成了表征空间(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表征空间)又会对现有的物理现实(空间实践)产生不满或新的需求, 进而对抽象的规划(空间表征)提出需求、挑战。规划者采纳或者压制这些需求, 又重新产生新的空间实践。

本文提到的三维空间,包括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强调物质生产)、空间的表征(构想的空间,指象征性空间的抽象建构)以及表征的空间(体验的空间,强调居民和使用者的互动)。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空间实践是指人们可以经验性地研究的物理空间;构想空间指的是技术官僚、规划者、政治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所构思的空间;生活空间是“居民”的空间,是想象试图改变调试的空间。美国政府所代表的权利与资本自上而下发布政策,构想出理想的物理空间,埃斯佩朗莎在这样的物理空间生活,产生体验、感悟,对构想的空间发出反叛,呼吁建立新的空间秩序、产生新的空间。

2. 文献综述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研究、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他的空间生产理论包括了,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空间表征规划空间实践产生表征空间,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进行颠覆,从而新的生产实践产生。

国外学者对空间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批评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激进地理学挪用;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以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式解;第三阶段是2000年之后,一个新的研究共同体形成,其研究主题集中在“空间”“差异”“日常生活”上,主要的研究者分布于北美和欧陆的重要大学和研究机构[2]。

在1990年代,国内学者引进空间理论。从美学角度最早介绍西方空间理论的是朱立元、张德兴等编著的《西方美学通史》。2005年,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新增“空间理论”专章。从都市文化角度,陆扬与王毅合著的《文化研究导论》、陆扬主编的《文化研究概论》均辟有专章讨论空间理论。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是国内较早系统化的都市文化研究著作,设有“空间理论”“卡斯特的网络空间理论”“都市空间与社会正义”等专章。国内研究领域主要遍布城市规划、乡村景观、高等教育、电影艺术、文化遗产[3][4]。

关于《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国内外研究,学术界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聚焦哲学、身份与空间解读、族裔研究与教育争议。国内研究聚焦于空间与身份研究文化叙事与女性成长研究还有语言风格与叙事研究。Jacqueline Doyle (1994)的 *More Room of Her Own* 直接呼应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命题,探讨女性空间诉求; Julian Olivares (1988)从空间诗学视角切入,分析小说中的空间意象; Annie O. Eysturoy (1996)则从自创性角度解读空间与自我建构的关系[5]-[7]。

国内学者在空间研究领域亦有深入拓展。李道全(2010)在《逃离与复归》中提出核心观点:女主虽走出芒果街,但对移民社区空间依旧充满关怀,通过写作梳理族群问题,渴望重构空间。魏磊(2013)系统分析了“房子”意象的嬗变轨迹:从族裔身份的象征、对女性的羁绊,最终转化为女性自由的港湾,揭示出作者对族裔、性别与身份问题的深刻思考。朱丽田(2014)进一步指出房子既不能给女性提供公共空间,也不能提供私人空间,唯有通过写作才能培养女性自我意识,创造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实现真正的自我解放[8]-[10]。

国内外关于空间与身份的研究一直属于研究热点,但少有学者将《芒果街上的小屋》,与空间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将经典的社会空间理论与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相结合,为解读《芒果街上的小屋》提供了一个系统化、多维度的分析视角,探索三种不同空间如何辩证统一转化,弥补文学与空间分析结合的不足。

3. 物理空间下局促的物质困境

空间实践指具体、可被经验观察的物理场所。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反复被书写的狭窄住房与

杂乱无章的芒果街，正是埃斯佩朗莎日常居住与成长历程中最为直接的“空间实践”。这一物理空间的逼仄、无序及私密空间的匮乏，构成了主人公生存状态的物质基础。芒果街与房子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住所，更作为一种持久的物质性约束，使少女长期深陷于物质资源紧张与生活舒适度低下的局促物理空间挣扎之中。

埃斯佩朗莎搬到了芒果街，而新家却没有想象中宽敞大方，理想中的家应该有好用的电梯，很多个卫生间、还有方便的自来水；然而伴随每次搬家的，是家庭成员增多而居住空间愈发逼仄的现实；埃斯佩朗莎必须和家庭其他成员共用狭窄卧室，焦急排队等待洗澡，就寝居住的空间显得十分狭小、生活行动处处受限。墙壁上的砖头都碎成了粉末却也没人来修，难以推开的房门……，这些物质上的匮乏让女主人公持续承受压抑。学校的嬷嬷询问女主人住在何处时，女主羞涩指出自己家住在鲁米斯的公寓三层。作者特意描述了公寓里“窗上钉着的木头，防止家人们掉出来”，被嬷嬷反问确认后，面上无光，心里暗自道“需要一所可以指来给别人看的房子”侧面说明了物理空间的狭小给予女主人公物质上的匮乏感和心灵上的哀伤；破烂不堪的物理空间不仅带来物质上的困境，更让主人公滋生出内心的自卑、与人相处的窘迫。

4. 构想空间下族裔身份困境和性别不平等困境叠加

构想空间通常由社会中的支配性力量所塑造，是一种被刻意建构出来的空间形式。它体现了技术官僚、规划者、政治家及政策制定者对空间的设想与规划。这一类型的空间不仅包含意识形态的投射，也对社会空间秩序及个体的空间行为加以约束与安排。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指代的权力阶层从经济意义上理解是资产阶级，从族裔意义上理解是白人，他们掌握构建空间秩序的话语权并将族裔、白人至上和美国梦等意识形态客观化，形成了社会公认价值观[1]。在印第安与墨西哥民族性别文化内部，男性处于绝对上位，女性历来属于下位。以埃斯佩朗莎代表的少数族裔女性既要忍受身份的歧视，也要承受性别的不平等对待；备受煎熬下，女性困境加剧，成为弱势群体。

在构想的空间里，芒果街是专属于移民群体的居住空间，被大众社会所排斥；房子外、街道等公共空间是独属于男性的空间，女性所拥有的身体空间范围仅局限于房子内。20世纪60年代的芝加哥，因为文化、经济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相对贫困的拉美裔移民大量涌入某个社区，原来居住在这里的白人就会选择搬迁，到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11]。

埃斯佩朗莎的邻居猫皇后凯茜强调自己是法兰西皇后的表亲，有意将自己的白人身份地位抬高与芒果街上“棕色人群”分开。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不断搬进来的时候”，凯茜家人就要远离芒果街，将自己与移民群体隔离开。芒果街外的白人进入芒果街，担心人身安全。侧面说明了，芒果街是混乱不安街区的象征，是集体白人群体排斥的空间。以埃斯佩朗莎为代表的移民群体不被大众社会所接纳，以白人所代表的主流群体从空间上率先与他们隔离，体现出空间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受印第安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影响，美国墨西哥裔群体推崇性别不平等[12]，男性是女性的绝对主宰者。男性构想的空间里，空间被性别化。街道、夜晚这类公共空间属于男人，家和厨房等私人空间属于女人。女人不能进入公共空间，女人的身体却被认为是公共空间。

女性只允许出现在私密空间即“家”空间，公共空间即“家”以外的空间不属于女性，而男性被赋予特权，在任意空间穿梭。女性被禁锢在象征着“家”的房子里，身体和精神都没有自主权，是男性的附属品。男人希望女人脆弱，可以呆在独属于男性的空间里献祭自己。男孩享有更宽广的公共空间，女孩不能在外面与男孩说话；只能在“家”里与男孩说话的女孩、被称为“野马”向往自由不愿嫁人的曾祖母、貌美但结婚后只能呆在家的拉菲娜，不甘寂寞的拉菲娜只能央求孩子们去帮她买一些饮料酒水；从幼年

到晚年，女性一生都被束缚在“房子里”。曾祖母的名字被同学嘲笑，却用西班牙语念柔软好听，名字不仅代表了曾祖母的命运、也暗指名字所代表的族群不被主流文化接纳。女主继承了曾祖母的名字，继承了祖母的自由意志却不想重复祖母的人生；名字的传承更是说明了女性的集体认同感缺失[12]。在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下，女性身体空间被公共化，女人的身体被男性认可才有价值。猴子花园里萨莉被男孩们围住索吻，这群男孩把女孩的身体当成可以随意侵犯的公共空间。玛琳穿短裙，是为了吸引男生的目光，得到男生们的认可。卢佩婶婶的遭遇则揭示了男性支配的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冷酷实用主义。当她重病卧床、无法再承担照料丈夫和孩子的保姆角色，内心渴望早日离世，从家务中解放。丈夫迫不及待想娶新妻。女人的身体无法作用于男性时，就丧失了价值，孤独地等待死亡。

5. 女主人公精神空间与身份意识的重构

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通过自我觉醒与超越，建构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从拥有自己“房子”的渴望到对伙伴萨莉的痛惜再到回到芒果街的畅想，埃斯佩朗莎解构了传统的男性空间表征，对构想空间发出反叛，通过写作自我实现，对权威进行挑战[13]。

当男性“侵害”萨莉的身体空间时，埃斯佩朗莎心中升起的无言愤怒，渴望帮助萨莉，从而向年长女性求助；然而芒果街上的“年长女性”却对此却熟视无睹，埃斯佩朗莎捂脸落泪，对现状不满，只能压抑自己的愤怒，更凸显埃斯佩朗莎女性萌芽意识觉醒不易。在解构男性空间表征的同时，芒果街上喜欢诗歌的卢佩婶婶与勤奋刻苦的阿莉西娅也给埃斯佩朗莎指出了自我实现的路径。远见的卢佩婶婶鼓励埃斯佩朗莎继续写作通往自由，阿莉西娅不怕困难坚持走入大学。同时阿莉西娅告诫埃斯佩朗莎永远是芒果街的人，有一天终究要回到芒果街。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留在身后的人。埃斯佩朗莎独特视角的女性写作，描述了女性成长，打破了传统性别不公的社会书写秩序，发出女性声音。重回芒果街，是埃斯佩朗莎对同样身陷困境的女性的共情，暗指少数族裔女性对集体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渴求。

神秘占卜师预测埃斯佩朗莎会有个一所新房子，一所心做的房子。“新”房子暗示新的物理空间，“心”房子说明了埃斯佩朗莎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构。这座房子不属于爸爸，也不属于任何其他人，是一所真正的大屋。这座房子解构了物理空间、构想空间带来的女性困境，是一所全新的房子，独属于女性的自由空间。故事最后，埃斯佩朗莎终于走出芒果街，成为独立、富足的成熟女性，找到了自己的空间。

6. 结论

作者通过描写“房子”、“芒果街”等空间意象，生动形象书写了女性的物理空间困境：街区内人种划分、各年龄段女人的悲惨遭遇描写，更让埃斯佩朗莎明白族裔女性正承受着族裔身份认同困境与性别不平等的压迫；埃斯佩朗莎在自我觉醒与其他优秀女性影响下，坚持写作完成自我救赎；内心反叛的萌芽促使女主人公积极改变男性书写叙事空间，发出微弱但坚定的呼喊，渴望重新建立属于少数族裔女性空间。

从渴望逃离芒果街到重回芒果街，埃斯佩朗莎解构构想空间的束缚，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更是属于少数族裔女性的话语空间[14]。

《芒果街上的小屋》里埃斯佩朗莎通过观察他人、拒绝客体化、写作、努力学习等方式，完成了自我成长。这部小说对当代女性如何构建精神家园、实现自我解放提供了实际可操作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维贵, 赵莉华. 《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空间表征与身份建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 37(3): 37-43.

-
- [2] 杨舫, 陈弘正. “空间生产”话语在英美与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地理学领域的误读[J].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3): 23-32, 41.
- [3] 黄大军. 西方空间理论的美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4] 陆扬.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4): 31-37.
- [5] Doyle, J. (1994) More Room of Her Own: Sandra Cisneros'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In: *Critical Essays on Sandra Cisneros*, Twayne Publishers, 45-60.
- [6] Eysturoy, A.O. (1996)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A Space of Her Own*. In: Eysturoy, A.O., Ed., *Daughters of Self-Creation: The Contemporary Chicana Novel*,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78-95.
- [7] Olivares, J. (1988) Sandra Cisnero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and the Poetics of Space. *The Americas Review*, 16, 160-170.
- [8] 李道全. 逃离与复归: 《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移民社区书写[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3): 273-277.
- [9] 魏磊. 枷锁与港湾——《芒果街上的小屋》中“House”的意象解读[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7(5): 105-106.
- [10] 朱丽田. 空间与自我: 读美国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的《芒果街上的小屋》[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4(11): 58-61, 2.
- [11] Cisneros, S. (2006)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Translated by Pan Pa). Yilin Press.
- [12] 刘永清. 论《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房子”的三重意蕴[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4(3): 163-165.
- [13] 邢柳明, 何萍. 论《芒果街上的小屋》空间书写中的女性困境[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2(7): 76-78, 96.
- [14] Li, H.K., Hui, R.X. and Liang, Z. (2025)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Esperanza's Femal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2, 77-84.